

江寧金石記

江寧金石記卷三

冶城嚴觀子進輯

南唐

治平寺殘碑

首行

晉水齊雲山末釋行虎踞小之則鳳峙鸞翔皆崇以口佛

宮盡立

行元年之形尙在靈泉涵湧灌千頃之川園異樹婆娑

廢行

乎遇以曾生草茅漸沒國家祈禱徒瞻瓦礫之場行四民

樂矣五教隆焉咸謂堯舜之風盡詠禹湯行六人多舉意則有檀

邨衆戶同連款狀共詣府門行崇作今來之金地仍領威嚴帖

牒老選公幹主行上人之謂歟口謙大德道行清高心懷澹寂

雄經大行僉諧已斯主縮公卿仰慕緇素傾瞻安公上人神行十

無意遊行精舍伽藍有心建立於是師長委之匡構行一緣言

論遂分注題构殿歛資金貿易材行十二桷爰從保大三年起首

迄于四載興功變

行十四

三杵向夕陽而似哈雲霞當朝旦而如暗

露霧金仙耀日

行十四

之猿聲響亮泉池寫漢時時之月色晶明

疑從天上之移

行十五

目諸住止迴以精勤廣召信人深嚴佛事

修生前之福善結

行十六

人莫委元由之事須龔貞石以鏤清名

契恩內典口虛莫究

行十七

詣以蕭宮纔由攀謁之儀便沐周隆

之禮導垂口請弗可

行十八

爲銘口大哉皇覺廣應人文教敷妙

旨法演陶元化

行十九

口口然口傾各變形質爲石堅貞四方祈

雨八表揚名天

行二十

宋代有此行唐昇元歲末保大惟新地欲

興發果得其人

右碑正書僅存中一截砌於本寺之壁按復齋碑錄云

釋契恩撰并書篆額保大八年庚戌六月二十八日建

碑內云宋代有此初不能解及閱元僧伯元撰重修佛

殿碑始知寺建自劉宋榮陽王義符景平元年廢于會
昌之際昇元保大間重加修造者也碑後列男九十女
二十九蓋紀當時出錢修寺之人女氏錯列于男子之
中與大安寺鐵香鑪題名正同使秀水朱氏見之又當
譏爲丁口無別矣

茅山紫陽觀碑銘

并序

臣聞太初之氣其生也無始衆妙之門其本也無名積而成形
散而爲氣乾坤運之而兩儀位王侯受之而天下貞是故斷鼇
鍊石之功絕地通天之業衣裳軒冕之后干戈揖讓之君雖復
遭罹異塗步驟殊致莫不協契于神明之域飲和于道德之原
廣無爲之爲執無象之象萬物恃生而不有百姓日用而不知
其迹也則格天光表化人而成俗其本也則收視返聽全真而

養身至其主檢登封蘿圖啟後游神象外脫屣區中鑄金鼎而
乘白雲登寒門而立元極閤宮清廟式嚴觀物之場玉洞金壇
別啟下都之所由是靈符綜集真籙岐分三元八會之文潛通
髣髴七曠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以徵福應于含生致孝思于
時事聖人繼作靈構相望故茅山紫陽觀今上敬爲烈祖孝高
皇帝元敬皇后之所重修也爾乃星紀儲精下爲峻極河圖著
籙懸示禎期自道氣融明真科流行治化宏開于赤縣符圖廣
秘于名山而華陽洞天寶羣仙之都會金陵地肺又三茅之福
鄉左憑柳汧烟霞韜映右帶陽谷川原隱鱗伏龍靡逸鎮以雷
平之嶺鬱岡迴合浸以護軍之潭郭真人叩鉉之池不遷留岸
許長史鍊丹之井自冽寒泉白霧紫烟照暎其上颺輪鶴馭往
來其閒高真七人四處茲地其後貞白先生以元德應世肇開

朱陽之館以玉書演秘爰立昭真之臺堂靖疏基元州之蹤可
擬生徒廣業白龜之迹斯存金鈕鳳羅代相傳投龍車虎駕世
有升飛及元靜先生以冲氣含和體庚桑之歲計元宗皇帝以
尊師重道屈軒后之順風由是天眷遐臨皇心密契維新舊館
再易華題丹鼎洞經潔修無倦芝泥龍簡投奉相望戶邑之民
豈止奉明之縣樵蘇之禁寧唯柳下之墳故得雲物告祥芝英
表瑞小周王之瑤水徒咏空歌異漢帝之猗蘭唯陳甲帳自茲
厥後代有崇修上士名人時時解蛻雲輶羽蓋往往降靈皆著
之金石播於謠頌嗟乎四時代謝天道盈虛雖元氣長存歷劫
以資其融結而三階有象隨時因表其晦明則斯觀也將世運
以汗隆與皇圖而升降赤明未啟猶多閭戶之悲白水方興始
漸高門之慶孝高皇帝猶龍孕德指樹垂陰應樞電之殊祥肖

中天之奇表甘盤就學和光于百六之初庖正分官利見于九
三之際賓門納揆有大造於當時彤矢盧弓允至公於四海繇
是法堯受命祀夏中興補西北之不周應東南之王氣御明堂
而揖羣后輯瑞玉而覲諸侯既治定而功成更憂深而思遠乘
奔馭朽不以黃屋爲尊旰食宵衣惟以蒼生爲念知无爲之无
敗體上德之不德凝神姑射端拱穆清政舉其中事至而應愛
民重法敦本訓農偃革修兵守好戰必危之戒卑宮菲食懼以
人從欲之譏故得百寶效靈三辰薦祉遠無不屆邇無不安少
康光武之功獨高帝錄貞觀開元之業更啟孫謀今上承積德
之基法自然之道變化无方之謂聖神武不殺之謂仁學洞精
微守謙光而冲用明昭隱伏體大度以包荒動則庇民不矜功
而尙智靜惟修政恒務寄以勸分聞善若驚每賞秋毫之細容

光必照寧遺行輩之微化浹風隨時和俗厚嘗以爲天下者烈
祖之天下憲章者昇元之憲章垂裕無窮永懷岡極衣冠原廟
未足盡思聲樂娛神良非至敬緬慕在天之駕因嚴訪道之宮
尋屬長樂上仙濯龍興感載詠生民之頌思宏十亂之功乃眷
靈巖誕敷明詔發虞衡之吏集般爾之工執藝駿奔飾材膺至
果園之柰供其礬斲北芒之土給其巧塏乃新秘殿秘殿孔碩
黯其邃對屹其穹隆璇題平照以晶熒珠網交疏而窈窕震殿
雷於滴瀝拖宛虹於楯軒忽陰闔以陽開乍霞駁而雲蔚儼若
虛皇之御穆然太上之容疑馭氣以迴隣眇凌雲而遐觀乃立
高門高門有閤擬金闕之觚稜洞朱扉而煥照龍章鳳篆以之
題署霓旌絳節茲焉出入乃建兩序紛遽迤而重深乃起層樓
邈若亭而顯敞北彌郭干之路南亘姜巴之衢赫光景以燭坤

麗丹青而藻野速如神運恍若化宮每至日薄星迴歲之云暮
桐華萍合春聿載陽赤城旋軫之初白鶴會期之際都人士女
舉袂成帷襲靈風而共洽天和仰雲構而方知帝力豈止百年
猶畏獨識軒轅之臺三壽作朋永閼姜嫄之廟大哉至矣無得
稱焉夫妙本太元名垂不朽挺窮神知化之盛然後顯通幽洞
靈之微立尊道貴德之教然後致還淳返朴之理漸于人爲富
壽被于樂爲聲詩告于太史爲典冊著于豐碑爲銘篆耿光不
顯其枉茲乎爰命下臣敬書令德詞曰

邈矣至道悠哉妙門黽黽無物絛絛若存是生清濁爰闢乾坤
乃生之民乃作之君德盛惟皇功高曰帝訪道峒山求珠赤水
下或知有時稱至理三正循環鴻圖資始於惟基命赫矣皇唐
運起再造天垂百祥元德升聞旣壽永昌時乘白雲至于帝鄉

穆穆嗣君雄雄下武禮極配天教先尊祖明發盡思儼然若睹
敬佇仙游式嚴靈宇靈宇何在句金之陵丹霞夕暎白露朝凝
重屋四注崇臺九層雲生窈窕日麗觚棱三秀交陰五便分徑
丹砂流液五洲立靖柳谷緝煙雷池寫鏡彷彿九華依稀七暎
至誠則感有應斯來含真上客蕭閒逸才駸輪倏忽晨蓋徘徊
浮黎認土方丈疑臺昔有聖人建言敷教救物以慈奉先以孝
敬佩直契恭聞大道顯妙用于言象鼓淳風于億兆薦純嘏于
無窮仰皇猷于克劭

右碑正書朝議郎守太子右諭德武騎尉賜紫金魚袋
臣徐鉉奉制撰朝議郎守尙書虞部郎中武騎尉賜紫
金魚袋臣楊元鼎奉制書并篆額銀青光祿大夫行右
千牛衛兵曹叅軍兼監察御史上柱國臣王文秉刻字

己未歲十二月一日建己未北宋中興之次年此時奉
周正朔故不署南唐年號今碑已佚只存片石計四十
餘字藏于句曲駱氏陽湖孫季逵藏有舊拓完本曾以
相示愛其筆勢翩翩神采超越其溫潤似虞結體則法
右軍至今憶及尚爲神往因復將駱氏所藏圖于篇末
以明片羽吉光之足貴云

名積干

明之域飲和於之

維圖啟爰游神象外脫

九華之室密擬形容足

所重修也尔乃星紀

柳汧煙霞韜嘆

米其間高

三

唐本業寺之記

夫以星池布彩扶烈宿於元穹鵲樹收光運真風於像教遠則
摩騰入漢近乃達磨來梁傳三乘一性之宗古今恒尔指見智
無生之忍人我自除所以佛依法住法假人宏道本無心卽心
悟道未證斯理解如然喧寂之居故非常尋依王水土事佛
銚盂設戒防身藏名遠惡冠終三業不止六塵稟奉四儀方歸
八正其本業寺者梁天監九年有釋淨玉捨宅爲寺累代廢興
石像旣存鄉人崇信凡經亢潦衆聚祈求唯奉罔而事家實遵
夢而夢其民威威其他堂堂旣偶主上垂衣寰中舉首山河
秀實日月光輪還奔趨車口臨淩三教齊興於聖代一乘別

紀於明朝非頻婆王而再出如何非須達多而重生弗口於保
大五年有上元縣近寺衆多檀信宣義開寧兩鄉周俊周禔等
雲集同奏請開善寺僧令安歸寺整葺焚修蒙先元宗皇帝御
批奉功德使齊王旨承省司給牒重賜開基再修此寺江月沈
而猶出塞鴈去而還來唯酬帝祚之思永感乘時之德爾後召
募四方相信共剏伽藍紺殿光鮮晨夜之香燈馥郁青龍迤邐
寒喧之蒼翠聯環寺主安上人俗姓吳當闢人事開善出家順
義六年武皇戒品習筵經論罷好虛閑擬易高蹤應衆請徇
居名跡獨質劬勞執火拾薪猶希弟子有上足門人道新道昇
道通道遲道圓等相次出家口承旨訓如子奉親及至經業該
通昇元受具甘露之香壇灌頂如來之戒制持心戴日銜息擎
山捧國師資之義恭効無疲侍膳之心始終曷已次教化造得

正堂廚庫其有廊屋僧堂必取圓就良時已偶星宇重興東接
文閣昔是儲君之主西薄海嶠今茲肅帝之蹤幾百年而鍾梵
冷音流傳佛事一千載之聲山闡化普遍皇恩願戈鋌無討伐
之心願稼穡有豐登之序九功樂業三界同安長開十善之門
共續五天之教金言可顯磐石恒堅名籍有圖遺蹤其朽年移
事往紀德難勝繼踵宏揚刻鐫銘石謹記

碑末刻鍾
郭刊字

右碑正書僧契撫撰東山任德筠書唐乾德五年歲次
丁卯七月十九日建在上元麒麟門外謝塘村乾德宋
號也丁卯宋受周禪之八年南唐後主繼元宗之七年
也此時雖臣於中原在國猶用王者之禮故於宋號之
上加以唐字按交泰元年春周耀兵江口元宗懼其南
渡因遣陳覺奉表貢方物請以國爲附庸去帝號稱國

主削交泰年號稱周顯德五年凡天子儀制皆從降損
後主又酷信浮屠退朝與后服僧衣誦佛號拜跪至手
足成贅宋祖因其惑乃選少年有口辯者南渡與論性
命之說後主信重謂之一佛出世由是不復以治國守
邊爲意未幾入朝于宋至爲所滅噫度僧禮佛果有補
于事乎與賣身佛寺者何先後一轍耶碑中以烈作列
克修作剋修幅作福再作再蔣作蔣蕭帝作簫帝寒暄
作寒喧尋廣韻音礙釋典云無尋也因集韻音國武后
製青苔背出漢桐柏廟碑闕作闕恩作恩皆他碑所未
見

江寧金石記卷四

冶城嚴觀子進輯

宋

卞忠貞墓前石柱

晉尚書令假節領軍將軍贈侍中驃騎將軍成陽卞公墓

右墓碣在冶城山下字跡瓌瑋鉅書深刻家君初欲

仿歐陽文忠公湖州石柱記之例定爲顏魯公書及閱

曾肇卞公祠堂記乃知封墓刻石者江寧府知府事龍

圖閣直學士葉清臣也

華陽洞口宋人題名十二

題名僅能以類相從不復按碑敘次

天聖丙午陳遵

慶歷八年丹陽陳淵浚渙

皇祐庚寅太常博士范民長裴道來

崇寧壬午孟春陳孚先滕

大觀丁亥仲夏曾審言

陳輔郭微張環胡恢畢之翰魏中庸程迪

右題名十二則在華陽洞口按真誥句曲華陽洞最敞
東通王屋西達峨眉南接羅浮北連岱岳洞中飛鳥交
橫風雲蓊鬱原埤瓏堰草木水澤與外無異然未聞有
人窮其勝者今洞口有正書題名錄之于右至後陳輔
等七人雖未畧年月攷之皆宋人也

攝山題名

明道二年四月黃召祥遊白雲庵謹題

右正書在天開巖

趙襄杜任建中靖國元年秋日登千佛巖

行書

陽羨施安中口慧老登千佛岩觀沈傳師留題賞之政和乙未

孟冬十八日

行書

徐君瑞李山父口山印同遊政和仲冬十三日

行書

胡恢

篆書

右三則在栖霞千佛巖龕內沈傳師題名雖目載趙明
誠金石錄今不得而見矣沈括夢谿筆談稱金陵胡恢
工書韓魏公令篆太學石經卽觀此題名與陳留學宮周
禮殘碑筆意相似豈石經卽恢之所書然其時章友直
楊南仲張次立同與其事又未能直以殘碑出于胡恢
之手

莫伯輿仲珪來丁酉三月弟伯秩來丁酉五月六日

正書

項德口沈德父長老惠法師

行書

右二則在一龕內按丁酉政和七年也

丁酉三月曾和遠黃若中同慧遊

正書

政和七年四月廿九日林簾來

正書

右二則在一龕內閱全吉士結埼亭集知攝山有宋游
文靖公嘿齋題名因其名蹟傳于今者甚少暇日與弟
晉訪之渺不可得相距數十年令人有沈玉之感而于
千佛岩轉得題名十二又皆前人所未見者因詳錄之
聖宋江寧府江寧縣牛首山崇教寺辟支佛塔記

牛首雙峯高插雲漢寶金陵之巨屏東夏之福地林樹蔥鬱泉
石相映聖賢大士多所棲宅故宋明帝嘗問道林誌云牛首有
何神聖曰文殊領一萬菩薩各居於此又辟支迦入定之所卽
稱爲佛窟寺上有巖洞幽澹磅礴中鑲真隱世傳辟支宴坐之

洞也西竺曰辟支迦唐云緣覺因觀十二因緣而覺性明悟又云獨覺觀四時之凋變知諸識之何依无師自悟稱之獨覺其或靈山隱秀名洞棲真因其所居卽爲化境矣若夫道之污隆地有興替得其盛者繫於人焉當寺自天聖年中有僧德銓戮力自效遍募檀信欲於山頂建造甌塔以標勝跡歲月滋久工力未就乃有府城信人高懷義歎之因循慨其湮沒遂集衆力同而成之卽於洞前按圖定址審曲面勢下葬舍利上建甌塔忽高四丈五尺中安辟支佛夾苧像一軀粹容儼若寶塔高妙瞻者覩者罔不發菩提心焉噫人之生以寒暑之勞朝營夕謀豐玄厚食不啻一善至於齒覲髮華乾沒于世者有之矣若高氏生能構斯善鳩舉衆類建是塔作是緣鎮此名藍標于勝槩是不朽之矣長干圓照大師普莊有覩斯善合掌讚歎云爾皇

祐二年歲次庚寅春三月三日起工八月望日落成後三日謹

記碑末刻李整刊興塔僧德銓殷主僧德勤維那僧德誠寺主僧處真

右碑顧清正書在牛首辟支塔上

棲霞寺牒

尙書省牒江寧府嚴因崇報禪院

禮部狀准都省送下資政殿大學士右光祿大夫知揚州事充淮南東路兵馬鈐轄張瓌奏勘會先任中書侍郎日曾奏乞將江寧府攝山棲霞寺充先臣墳寺乞以嚴因崇福禪院爲額已蒙改賜訖臣今欲乞將上件所賜寺額改作嚴因崇報禪院爲名如允乞下合屬去處照會改正施行本部勘當欲依本官所乞事理施行伏候指揮

牒奉勅宜賜嚴因崇報禪院爲額牒至准

勅故勅牒

上二行俱草書

元祐八年六月二十五日牒

太中大夫守右丞鄭

左光祿大夫守左僕射

碑末刻朝奉新差知舒州桐城縣管勾學事管勾勸農事兼兵馬都監張裕民上石政和三年癸巳九月重陽住持傳法賜紫沙門元慧金陵駱文舉刻

右牒刊於陳棲霞寺碑陰首行十三字正書次二行為

太常寺奉旨定封號申尙書省狀次三行大字行書惟

三牒字二勅字草書乃尙書省牒具勅詞也後題元祐

年月上鈐以尙書省印後書押者二人以史攷之大中

大夫守右丞鄭者鄭雍也左光祿大夫守左僕射姓名

俱不書蘇頌也陸游老學庵筆記云自唐至本朝中書

門下出勅勅字皆平正渾厚元豐後勅出尙書省亦然

蔡京臨平寺額作險勁體來長而力短省吏始效之謂

司空勅亦曰蔡家勅此碑勅字正其體也

宋仁壽縣君蘇氏墓誌銘

并敘

次莊少時先人遇客名儒必奉卮酒接慇懃講儒學事列次莊昆弟侍冀得萬一教訓其中故湖北轉運使秘閣校理趙大夫公揚于次莊輩最獎飭誨勵後公迎婦廣西往來道長沙益爲曲折熙寧中公通判潭州次莊爲屬縣尉公喻次莊士當自奮拔卽教上書天子因召見留中都紹聖四年次莊來居陳公之夫人仁壽君適卒于陳氏之項城其子將護夫人之喪祔青龍山校理之墓論議次莊職也謹誌而銘之廣西轉運使贈禮部侍郎蘇公安世慶歷中以三司戶部判官治歐陽修冤獄白修無罪以此名聞天下丞相王文公嘗誌其墓曰蘇君一動其功于天下豈小也哉夫人其季女也少喜誦詩書黃老之言趙氏

名族及歸以敬肅範儀其家兒女子稍長校理與夫人共訓導使學不得怠弛趙疎戚有女失怙恃夫人取之養育迨笄爲具資嫁表姪梁傳無所倚仗與之娶致資緣得祿交趾陷邕州裨將死其妻脫身丐食北走至邵陵夫人厚撫遺翼送千里還其家太原郡君王氏其子敗官客商水乏食歲時爲賑活平生囊無餘資概以此存守吐納鍊氣服餌之術夫人悉通曉之晚復究明性相寂滅之理紹聖四年十月十四日將奄棄疊足屈指若釋氏結印狀神色凝定後七日家乃敢殮子三人岫德順軍司法參軍嶸朝城令峴項城尉女三人適長社尉毛球宣德郎知長安縣陳祐通直郎知邵州張諤云銘曰

蘇氏武功裔于蠶叢蜀匹其東有顯秩宗迺生淑女峻厥軌度藁解不儲職施之故宅彼高崗雲木蒼蒼以永其藏莫窒其光

右碑正書承議郎勾當亳州明道宮劉次莊撰并書紹聖四年立今砌祈澤寺大殿後按王荊公蘇公墓誌云蘇安世字夢得其先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喪于京師今爲開封人女適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卽仁壽縣君此碑書法秀潤誠如所謂紅蓮新折潤之以風雨可也次莊字仲叟爲崇寧中御史卜築于淦水之濱東山之麓有戲魚堂帖向曾見其殘本

崇明寺大佛殿莊功德記

真俗互卽故聖凡所以交歸相用同時而理智所以融會然而現身雲於金地布法雨于祇園者豈徒爲哉蓋悲憫于有情而示迹以受生故也繇是佛佛紹補弥勒將次于降神燈燈繼明天親夙承于顧命教所謂不動真際而爲諸法立處者乃聖人

之能事矣。句容崇明寺卽西晉之義和也。暨唐以會昌之難，因而見廢。宣宗卽位，從而復之。皇朝太平中，改賜今額。其正殿乃尊弥勒像焉。綿歷歲遠，相好日昏。有大比丘紹明喟然歎曰：吾輩爲法王子，享如來應像貌，勿嚴甚，非其徒所以奉崇之意。將曷以報思于至德哉？因議寺有歲輸之粟，旣得請，又出囊資及募緣，適周其用。與文殊普賢侍衛之神凡七軀，中有儀制未備者，增而飾之。於是繪事畢集，而心匠惟精，彰彩燦然而英華盡美，聚金紫體端穆穆之聖容，秀青蓮眸湛昭昭之喜象，諒彼兜率之妙相，寶宮之梵儀，其能異于此乎？使夫擎跏而瞻嚮者，心停景慕，誠加肅敬，茲豈獨弭罪希福而已哉？致一信之善，將見乎有以自性之本，其爲拯物之利，亦以大矣。明公嘗學諸方，得法于廬山棲賢遷禪師，旣而歸以駐錫，每見其衆共之所有，以

未完慨然圖治孜孜焉遇于已居之急若鐘樓傾敝則新之以
大壯庭階荒翳則甃之以如砥凡先後財用之費計其緡錢不
啻二百萬皆出于誘化之力實自精誠之致也余以謂釋子之
學者或專習禪那輒忘興于佛事或勤修梵行遂復昧于已靈
且聖人之意烏乎相戾哉蓋所趣者異也今明公解興行兼而
兩得之故樂爲之道碑未刻比邱希文表白比邱慶實表白比邱慧良寺主比邱印滿勸緣監寺比邱紹
明首座講經論充本府
壇長比邱從覺立石

右碑正書山陽李潛撰并書元符庚辰正月望日立刊
于唐碑新三門記之陰碑首刻觀世音像端嚴妙好筆
意似李龍眠碑側紀募緣所得之數

莊功德記碑側

當寺僧惠明募緣卅五千文僧清儼募緣一百五十千文僧全

阜募緣一十七千文僧惟政七千文僧惠連七千文僧惟清五

千文僧志約五千文僧惟德三千文僧惟梵三千文僧惠誠二

千文僧志康二千文僧普誠二千文僧澄寂一千五百文僧志

遠一千五百文僧道晏一千五百文僧鑒宗三千文以上第一列第二列

云各一千文僧志仲僧懷一僧惟恭僧常皎僧惠禺二千文僧

智平僧智臧僧智幹僧可周第三列寺各一千文僧從慶僧德元

僧義和僧義良僧道通義和寺常住二千文僧清鍊一千五百

文僧全義一千文僧懷稹僧虛敞僧常定僧楚宗第四列寺各

一千文同永興寺僧紹宗僧道華國願寺各一千文僧文用僧

元一僧元應僧明晉僧義朗僧文雅僧可立僧志孚僧寶倫僧

懷建僧悔藏僧智盈僧常口僧智從僧懷習僧惠擇僧志誠第五列

云列陳秦寺僧道堅僧明廓僧令阜僧堅法彭山寺一千文業行

寺一千文新興寺僧智穎一千文寶城寺僧胡雲觀音塔僧法
政三千文棲霞寺僧道智五百文第六列云僧堅智一千文僧志阜
三千文僧志全三百文僧存信三百文僧道華一千文

茅山題名

蓬壺洞石豫崇寧元年一月

玉柱洞喬通叔崇寧四年

右題名正書俱在茅山

大觀聖作之碑

厚風俗明人倫口人材所自出也今有教養之法而未有善俗
明倫之制殆未足以兼明天下孔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
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蓋學校置師儒所
以教孝悌孝弟興則人倫明人倫明則風俗厚而人材成刑罰

措朕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德六行否則戒之以不孝不弟之刑比已立法保在孝弟任卹忠和□士□里選□□科舉不孝不弟有時而□故任官□敢趨利犯義詆訕貪污無不爲者此官非其人士不素養故也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法教學明倫善俗庶幾于古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弟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于朋友爲任仁于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諸士有孝弟睦婣任卹忠和八行見于□狀著于鄉里耆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八行孝弟忠和爲上睦婣爲中任卹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是不誣申尙書省取旨釋褐命官優加拔用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

兼中等二行爲州縣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
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
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爲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等二行
而兼下一行者爲內舍之選餘爲外舍之選諸士以八行中三
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爲上
舍外舍不犯第三等罰升爲內舍仍准上法諸士以八行中上
舍之選而被貢入太學者上等在學半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
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中等依太學中等法
待殿試下等依太學下等法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縣若太學
皆免試補爲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諸以八行考士
爲上舍上等其家依口戶法中下等免戶下支移折變借借身
丁內舍口支移身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口口及大不恭口誣宗

廟指斥乘輿爲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異材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哀爲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爲不悌之刑殺人略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及不道爲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略總麻以上親口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爲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違律爲婚停妻娶妾若無罪出妻爲不嫺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爲不任之刑詐敗取財罪杖告屬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不干已爲不恤之刑八行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口書于籍報學應有入學按籍檢會施行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弟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嫺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三行

之實口鄴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弟三等罰聽齒于諸生之列

右碑正書在句容大觀元年九月十八日資政殿學士兼侍讀臣鄭居中奏乞以八行詔旨摹刻于石立之學宮次及太學辟廡天下郡邑二年八月十九日奉口口賜臣禮部尚書兼侍講久中令以所賜刻石通直郎書學博士臣李時雍奉勅摹寫承議郎尚書禮部員外郎武騎尉臣萬口朝散郎尚書禮部員外郎雲騎尉臣韋壽隆承議郎試尚書禮部侍郎學制局同編修官武騎尉隴西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臣李圖南朝請郎試禮部尚書兼侍講實錄修撰飛騎尉南陽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鄭久中太師尚書左僕

射兼門下侍郎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万一千二百戶
食實封三千八百戶臣蔡京奉勅題額按脫脫宋史此
碑天下郡縣應皆有之何江寧府學獨無攷江賓王修
學記此碑乃紹興二十四年後縣尹龔濤所建嘗謂自
元祐創立明經行修科大觀元年又立八行取士科皆
欲主德行而略文藝兩科相望幾數十年迺有幾人卓
然自著與名格相應者是知略實藝而追古制其難也
如此

大宋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國師乾元觀觀妙先生
幽光顯揚之碑

先生姓朱氏諱自英字隱之句曲朱陽里人也生八九歲牧牛
郭干村兒曹卷葉吹笳鞭角馳牛蹠降爲戲先生辭不能牧兒

吟焉先生笑曰尔騎牛曷若我騎鶴徐徐出笛袖閒裂竹而鶴舞空下先生跨背鶴騰輒墜牧兒駭呼自是從牧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王晨觀道士朱文吉訓篤肄業先生過目掩卷曰熟矣師蓋未能奇也十有一歲度爲道士仙標玉骨尙已稜稜迥出風塵外先生幼生田野未始目吾儒經史與夫道家仙籍閒焚香誦六經百子三乘三十六部袞袞不絕口四遠老師夙學願見眉宇先生坐一室閉目溫繹聽者按無一字遺及長把筆爲文章混然天成尤精風雅句句警策發藥契經如空洞之音焉金陵牧馬公亮遣吏持書置而弗問其師恐告以未善先生曰不然彼將勞我矣自爾與明真張練師招英捫蘿上積金峯密天布壇龕火浣而棲二人卻縠以至骨立餐沆瀣奔三景修儀鄰瑤佩之法以速輕舉居無何戶外之履

滿顧謂張曰如何比期絕跡而躡我衆不泰多事乎哉張曰子勿羶人將擲子之不暇如其羶天下斷有不嗅者何必行先生曰一住一行亦各其志奚必同于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于亳社禮天師于青城方其歷關而西抵劒門道逢一叟修臂鶴髮方目犢躡蹠坐咄曰少冠奚自曰自華陽復而曰奚適曰如蜀如蜀奚求曰求大藥叟仰天大笑曰少冠不聞陶隱居乎可人也五練而丹弗就困然後發三朝浮名之歎遂不成白晝騰踏乃從狗竇一過汎汝骨結未就道僅小成若不潛晦光耀將析楊汝以仁義劓刖汝以禮樂爲天戮民良可哀先生曰投吾鑿室吾竅命之矣叟於是掐指與想曰隱居告余七百年後當有赤子出于茅山殆此應已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余裾唯覺林梢拂足底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劒

法事竟先生曰血胎肉目不識丈人它日容進履如穀城影像可乎叟曰世號陳鐵腳卽吾也頃年先帝命遣求藥海上適有偃佺安期之滯至無及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出關欲遂東歸復思三茅道藏缺謫乃載遊賴鄉校酬太清古本居歲餘常日有丐徒武姓提樊筐就竺堂石盤倒餘食而去衆呵不動候先生滌器已卽相訊問黃衣初鵬競舉手揶揄之曰朱茅山等類此乞索伍仙遂舍去約先生旦會旗亭酒家話心焉顧謂先生曰汝真法器第故習未除不灑濯終仙累能從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晴少選觸耳聞然忽覩闕闕顧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武欣欣曰信士可教矣吾水星童子也汝此一行也已抵度形大陰然須幽屏不厭深眇大匠勿示人以璞不爾未易知也殊時復會審口夷微

遽背而去先生愴恨暨還故山剗心剔智寶一師之誨存三守
一追楊許之烈未幾玉清昭應宮成詔選名行工部侍郎薛公
暎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召先生表辭尋而宮車宴駕章聖上
仙仁宗嗣服明肅太后垂簾丁晉公謂王冀公欽若竝薦章三
上使司至先生復辭謝表溫雅有儒臣高世之風朝廷嘉之故
晉公簡詩曰大隱何妨混朝市三天澄淨謁元君冀公簡詩曰
何事故人違舊約負琴攜鶴待相隨先生繼答詞極清妙二相
上之皇太后追懷華陽洞天爲先帝祈嗣感應之地故特諭二
重臣強起先生府縣敦迫且言得罪先生不得已遂受命勅朱
自英未經朝見百官禁不通謁雖梁器陶景唐禮吳筠未足方
萬分詔先生留館玉清昭應宮尋奉旨登寶符閣觀天書累表
乞退二聖眷遇方隆以重違雅尙先生得請東歸故鄉設志精

思心馳太空之境矣朝廷賜勞車蓋相望先是中貴人傳上與
太后慰藉語山中百須時上恩許一新諸口先生對道士當巖
居穴處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庶可報國恩若效西
方土木裝嚴非老氏儉慈之教唯乞近山立常寧一鎮爲遊客
行商息肩之所朝廷從之道藏三洞四堦靈文寶笈實金繩玉
柱之秘傳大法自魏南嶽以降逮先生凡二十有三代明肅太
后欲踵紫虛元君故事祈授畢法遙尊朱張爲度保師賜號觀
妙明真建乾元天聖兩觀以旌師資先生於斯不辭是時琅玕
飛精神景三鑪方四轉火矣居一日口江寧府遞得蜀州守蕭
貫傳所謂道士武抱一書者先生執書泣數行下弟子莫測所
以書責姓名顯耀天機暴露之咎意警先生避俗藏身中霄引
去猶爲可救文綴藻練綽有可觀縉紳先生簪裳淨侶警其風

聲有繪象刻石傳于世所謂武仙童者天聖七年大丹成鼎輒
覆丹竈弟子毛奉柔密啟元生眎丹歎息曰桑榆旣迫狗寶一
過信矣至其年十一月解駕春秋五十有三卽夕掩關勅弟子
毋入頗異常時夜將半弟子擁鑪壇房候警歎穴牕朱衣使者
執冊庭下雖儀容甚都光曜鑑人毛骨童子輒誰何徐徐荅曰
真官下盧文秀帝遣迎朱真人耳弟子輩牢局惕息不復出頃
之先生問夜對曰視星三鼓須臾又問玉晨磬鍾已否曰未也
連問者數四鐘旣聲先生呼侍衛者曰吾行矣弟子入但見危
坐手執祥符所賜玉如意儼然是夕天苦寒先生頂生圓光溫
融一室玉體汗浹若珠琲然大歛際有聲隱隱自其棺出法固
謂之尸解舉木疑空衣耳前一日陶真人坐日無故震者三大
衆咸異先生曰若何與汝事繼夕遷神鶴唳旋壇谷鳴若簫凡

三日句容權令酷吏也丞相李公迪出鎮遣屬官致詞邀先生
俾縣加道修肅侯先生過邑不顧而去令陰銜之還又不少留
左右曰縣令朝服道左當下車一見先生曰非不願也顧血腥
苦難近耳令聞益恚至是按負租乃盡逐先生徒弟徒弟逃難
不暇而嘉祥異瑞爲其所抑誣以中丹毒死九重寥廓亦無從
而達越明年令去任克葬反真之宅卜鬱岡西麓方隅洞之東
拒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者是已嗚呼以先生夙淨基修
宜無不圓猶有不幸況悠悠之徒後五十有九載歲在執徐先
生侍香弟子石致柔年過八十卽蠹簡得西劒州道客任懷一
錄先生事頗爲疏略漫減過半矣跪而泣曰先生之道可以扼
於一時庸詎鬱于千古念可以發潛德之幽光非夫子而誰其
意以僕九十歲徧親先生三景弟子謂得之詳僕歸以告吾親

曰石氏子之請乃吾素志汝盍表大宗師奉命藻雪涓辰而書
乃拜手稽首而獻頌曰

翳高陽氏之遺裔兮誕已字之靈墟幼紫陽之羽褐兮應赤子
之識符度劒嶺之危峨兮執鐵腳之長鋸憑黃河以徒涉兮躡
星童之雙鳬方帝三葉之慶祥兮屬春宮之位虛祀高禰以詔
弓韞兮洞天輟司命之友于膺玉女之受度兮續元君之紫虛
館昭應之隱几兮閣寶符而觀天書上方遵崆峒順下風兮俄
冷然其及歸途攀帝恩而戀戀兮奈仙期之敢踰朝辭絳閣而
暮復繡嶺兮真官已降于庭除足三乘圓七界兮將聳身而凌
空無楫颺輪御六氣兮竟歸神於清都系曰保深息兮烜霞結
廬邈元游兮龍虎驂輿悵超遙其無蹤存桐柏之丹鑪青牛谷
冷兮石壇薛合白榆風蕭兮玉棺劒孤篴虛皇之在宥綿寶籙

兮宗圖

世傳朱觀妙下世時爲丹藥所誤既得南郭先生陳輔所作幽光顯揚碑乃知前說之妄先生蓋丹未及成而解化南郭先府君少隱茲山師事朱張二先生是事皆目覩非間而知之也頃冲隱宣君得斯文將欲捐金立碑於乾元并一新壇館會冲隱遽解化後今養素徐君嗣兩壇席當成其志也蔡仍題冲隱先生解化後二年政和乙未歲養素法師徐希和始克立石

右碑在乾元觀雲陽南郭陳輔造七閩西山蔡仍書并題額行書縱逸絕似海岳第文筆冗長詞多失實如云句容權令酷吏也候觀妙過邑朝服道左攷其時縣令乃冀宗元發奸竊伏政稱神明尊從道流未必若是蓋作者欲夸張其竊遂至詆誹失真耳相傳觀廢時居民

毀碑將以燬灰忽雷電合之今細視竝無痕跡蓋亦故
神其說若果有之則元靖碑亦燬於是時不于彼而于
此豈豐隆列缺其志亦與末流道士等耶

江寧金石記卷五

冶城嚴觀子進輯

宋

建康甌

建康府

右甌正書陰文吳門瞿君木夫得于闌中作詩紀事題
詠極多江寧友人岳樂山家亦有一枚質若澄泥因鑒
爲研按宋紀建炎三年五月八日改江寧爲建康府乾
隆五十年六月二十三日午刻錢塔寺圯其中宋甌甚
多閒有款識此甌蓋岳君得于其時者也

勅賜嘉惠廟額牒

尙書省牒建康府嘉惠廟

禮部狀准都省付下江南東路轉運司奏建康府靈澤夫人祠

宇祈求顯應欲望睿慈特賜嘉封仍賜廟額本司尋覆行審究得委有上項顯應本司保明詣實本部尋行下太常寺勘會去後今據本寺申檢會近降指揮降文神祠如有靈應卽先賜額今來建康府靈澤夫人父老相傳稱呼靈澤夫人太常寺今依前項指揮合先賜額本部所據太常寺申到事理伏乞朝廷詳酌指揮施行伏候指揮

正書

牒奉勅宜賜嘉惠廟爲額牒至准

草書列上層

勅故牒

草書

紹興二年十一月日牒

行書

簽書樞密院事兼權叅知政事權

叅知政事孟

尙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尙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俱正書
列中層

嘉惠廟靈澤夫人之祠也本末源流載于志者甚詳紹興初計
臺禱雨獲應申請于朝遂賜今額自是靈休益著凡有所祈隨
叩隨答寶慶改元夏苦旱時僑適備員下邑心實憂之敬往禱
焉果獲甘霖農望少蘇于是顧瞻祠宇咨問所元因取賜額勅
黃觀之信而有證喟然歎曰神之有功于民洪矣嘉惠之褒
□鐫刻登載因仍闕然歷年浸多恐就湮沒不惟爾神之功不
著而國家所以褒崇爾神爲民祈福之意亦將晦昧而不彰予
心歎焉謹□其所賜勅黃刻之堅珉傳示不朽云寶慶改元七
月日奉議郎知建康府上元縣主管勸農營田公事借緋趙時
僑謹記

碑末刻住山釋普
寧立石張彥忠刊

右碑額正書云靈澤夫人祠牒文俱正書惟三牒字二

勅字草書而勅字獨大後題紹興年月上鈐以尙書省
印後列簽書樞密兼權參知政事權者權邦彥也參知
政事孟者孟庾也下注出使二字是時命爲江東西湖
東路宣諭制置使故也曰尙書右左僕射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二人姓名俱不書以史攷之朱勝非呂頤浩也
自元豐官制行而平章參知之名久廢南渡後初尙書
左右僕射並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改門下中書侍郎
爲參知政事而宰輔之名又一變矣

勅封廣濟侯誥

勅建康府溧水縣正顯廟神惟神夙著惠政懷于一方遺愛流
傳廟食殊久凡雨暘之祈禱皆響答而感通功旣及民無可褒
典錫茲美號寵以侯封永孚靈休副我顯渥可特封廣惠侯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二日

第一列行書年月上鈐以尙書

印省

告廣惠侯奉勅如右符到奉行紹興十七年六月二十四日下

第二列行書分四行書上鈐以尙書省印

人皆知作善于顯明之中者必獲陰祐殊不知陰德橫被於民者亦有陽報惟侯惠政在人尸祝之敬肇自有唐迨及我宋靈休亦顯升聞於上命晉鼎來邑人歡喜踴躍思侈聖訓用彰侯德旣刻堅珉且屬衡局之詞衡嘗謂神人本一心幽顯無二道非悟釋氏卽色卽空達蒙莊死而不亾之說者未易語此後之令茲邑者心存是道而盡力于民庶祖賢侯可以無愧乾道三年歲在丁亥春正月庚子朔朝奉郎知建康府溧水縣主管學事勸農營田公事兼兵馬都監兼主管圩田賜緋魚袋李衡謹

書第三列
正書

右碑在溧水城隍廟內牒詰必由尙書省施行執政者
例得列銜署姓故此碑秦檜之名克列于後然其名氏
爲人指所畫磨滅殆盡幾不可辨益證好善惡惡之心
古今一轍也

宋故建康府高座寺東講院主新公塔銘

并序

師諱慧新姓曹氏南京楚邱人也年廿四歲依本府右街顯慈
寺臥佛院僧明德爲師建炎改元授具足戒四季發志荷負慈
母劉氏往南海禮補陀觀音一夕至海濱遇一老翁爲師曰汝
何往也師曰欲禮補陀觀音老翁曰觀音不在南方汝途中蹉
過爾可速歸老翁言訖遂失所在師恍然如夢醒知是異人方
悟觀音隨心卽現既迴臨安紹興二年結庵龍山發心齋僧供

瞻長講五年之建康之普光庵接待往來雲侶次遷高座寺東
借隅隙地築基架屋西北諸師輻輳茲地師不倦供給香火益
嚴六軍將帥四方信人間之送供略無虛日十五年雕造氏慈
聖像帶座蓮花高一丈八尺金碧莊嚴爛然奪目落成之日作
會激揚觀者如市十六年冬行朝諸將帥堅招師往以砌御路
爲請師不得辭緣事方畢十七年二月十二日示微疾告終師
世壽四十八僧臘廿一齋僧廿萬計妙嚴勝會修崇不可殫紀
嗚呼我佛之徒後五百歲像法之末罕得其人而師之稟性淳
古出言誠諦以苦節爲務以利物爲心賢隱聖師莫不供承勝
地名山莫不瞻仰福田德密行業孤標以有爲身易無漏智能
事斯辨鏡像翛然決取盤涅現寂滅相薪盡火滅收骨舍利復
還建康卜地宋興建茲靈塔四俾衆有所皈嚮焉其徒義從持

師之狀來京口楞伽頂丐余爲銘將刻諸石余與師有契義不可辭謹以師行業次第之乃爲銘曰

脫世塵勞念求出離著壞色衣勤恪不替以如幻心興如幻智誘彼信人作利益事補陀觀音口混塵市不在南方斯言有味齋僧福田講演與義彫刻中天內宮慈氏天街御路廣平心地能事告終二月十二收設利羅歸金陵寺巍巍浮圖永爲津濟碑末刻住持建康府興教院賜紫僧中彥東京
太平興國寺主賜紫普照大師德明同造塔

右碑正書住京口甘露道場傳燈正一大師法永撰開封李布書紹興十九年歲次己巳九月甲戌立書法文章皆非絕品在江寧雨花岡永寧寺周吉甫謂在高座寺者誤

建康府句容縣重修夫子廟記

鄉校不可一日廢也尙矣青衿逸城闕鄭詩以爲刺下車修庠
序漢史偉之蓋申孝悌厲賢材取士論政養老饗賓悉由于此
故君子于其興廢也有以知國之盛衰見人之賢否句容舊有
夫子廟棲縣之南謹按古碑立自唐開元十一載我宋之興文
物隆盛元豐二年某公領縣病其卑陋且惡俗不喜儒相廟之
南有驛焉寬閑□□夾面對三峯佳氣勝槩可坐而致于是斷然
徙之夫革故取新固自可喜然民猶狃于舊俗能以仕進者寡
粵自政和改元太師益國秦公預鄉貢選以職事□□來負伊臯
之器懷孔孟之業講解六藝啟後□□□□者咸□得折衷春
誦夏弦彬彬然有洙泗之風自是命鄉論秀賜第於庭者肩磨
袂屬登樞府踐華□□□□其人嗚呼師儒之訓其效至于耶
獨是歷時滋久廟貌昏翳費舍傾毀非所宜稱東平龔濤仲山

履行端方飾吏治以儒術凡有施設知所先後紹興壬申以右奉議郎出宰謁廟之初喟然歎曰創于前者欲美而彰承于後者欲盛而傳今鄉校若此有忝厥初人其謂何越明年八月乃率僚屬鳩工賦役儀門正殿講堂精廬雄深巨麗規模宏偉而又揭大觀八行之碑圖益公一德之像迺左迺右各有攸居櫺宇屹然可瞻可仰閏十二月丁亥告成集生師賓佐以落之且舉釋菜禮以祭于先聖先師□豆簠簋列于殿廡升降進退濟濟蹒蹒父老來觀低回留之而不忍去多士欲鐫石紀之以無忘今之□猥以見屬賓王忝桑梓義不獲辭然天下之事務其大者遠者則可書不然徒寫琬□奚益春秋之世魯僖公能修泮宮有史克者作頌鋪張揚厲惟敘其采芹采藻獻馘獻囚而已至若棟宇時制則略而□□□意固有在矣矧今日之事哉

吾知令之意不在挈楹計工夸耀一時也蓋欲後進方領矩步
升堂□□詩書閱禮樂然後發策決科致君澤民以繼踵先
達益知教化之所自來其所務者遠且大誠□□也于是乎書
右碑正書儒林郎新充池州教授江賓王撰右從事郎
□□書紹興二十四年三月一日立按石刻紹興十八
年題名賓王與朱文公同登進士縣志稱時秦檜秉政
賓王以對策忤旨列名四甲仕泰興主簿遷池州教授
檜死方內補編修與龔濤竝稱名宦今碑云太師益國
秦公負伊臯之器懷孔孟之業又稱龔濤修學告成揭
大觀八行之碑圖益公一德之像擬人非倫圖景權貴
豈名宦之所當爲志乘所稱恐未深考耳

忠烈廟碑

建業實江左一大都會其事繁職重在祀與民爲政者率皆先
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凡祀典所秩雖然不可縷數自社稷五祀
四望四類六宗八蜡無所不當祭又有賓柴以祀五緯十二次
橧燎以祀中能上能貶沈以祭山林川澤臨辜以祭四方百物
又有礫禳以祭飢雨壇墠以祭地祇瓢齋以祭水旱厲疫營鄣
以祭國門屏攝以祭羣小祀中霤以祭室神又有燔俎以侑食
復昨以倬福以至於十倫之義吁亦衆矣今大丞相觀文殿大
學士和國張公來鎮此府下車之初獨首及卞公之祠何銓嘗
求其說稽之漢則曰節行者國家之金城稽之唐則曰忠義者
天下之大閑蓋導以德禮則人尙名義嬰以廉恥則人矜節行
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之翼之臣誠死
君上守圉捍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夫人皆戮力一心伏節死

義則國家安固隱若長城是不亦節行者國家之金城歟秦以并吞八荒之心欲帝萬世然亡伏節死難之士有一茅焦旣不免虎口故沐猴一呼而天下土崩東漢之亂獻帝越在草廬曹操奉以爲主當是時天下已無漢矣而惟曹氏之爲聽姦斧逆鼎搏人而肆其酷海內凜凜以爲漢亡在須臾耳然殺一孔文舉而忠臣義士折首滅頂伏死以爭終曹公之身而不得逞是不亦忠義者天下之大閘歟絲是觀之公之所以首及于卞公之祠其旨豈不深且遠哉公道德忠孝伏一世用不用爲天下重輕雖去國垂三十年海內至今歌思以相天子蓋缺釜之歎破斧也人皆惜姬公之居東而折箠以笞赤眉也天豈容高密之久外況其高勳鴻烈藏在盟府視古人何愧焉而其意方將尙友古人歉然若不足孔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孟子曰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義者也公之意豈不端出于是仰惟無隄之輿展義
吳會翫歲惕曰雖臥薪仰膽而未見死綏之節雖寢草枕戈而
蔑聞執兵之陪顧甌脫之警日聞復讐之期未指而士氣委靡
鼎窳偷生則苟而可微公崇尚名教以砥礪頽風則孔孟仁義
之談幾何其不埽地也哉嗚呼尙忍言之或謂銓子言信矣敢
問殺身成仁與舍生取義二者同異銓曰不同夫仁人於死生
無擇故能成仁義士於死生有取舍焉故止能取義殺身成仁
夷齊以之舍生取義子路有焉故結纓而死未能無擇雖然夷
齊遠矣有志乎古者或可企及不然猶不失爲魯仲由也卞公
其何歉焉卞公諱壺字望之其大節舊史詳矣故不復識紹興
三十二年歲次壬午十二月朔

東晉死節之士卞公爲最顯忠獻公爲之立祠忠簡公爲之作
記忠肝義膽千載鼎立記成而忠獻趙召碑未及建今五十年
矣忠簡之子澥將漕江左俾鑰書之將登于石鑰何人而敢與
此顧以平生慕卞公之節義恨不及登忠獻之門而叨末第時
受忠簡之深知實門下士也茲乃幸得以惡札託名於不朽故
謹書之嘉定四年歲在辛未臘日

度旣修卞驃騎廟改作忠孝堂胡忠簡公之子轉運判官澥刊
忠簡公驃騎廟記立於堂之右序記忠簡公爲張忠獻公作五
十年矣始運判命書石度疾作不能執筆恐稽顙事運判乃以
屬參政樓公度與參政皆癸未進士於忠簡公爲諸生皆應書
因念靖康之變忠獻主戰始終不易忠簡首建正論以犯謀臣
而得禍酷忠義節操與日月爭光天下之士悅之惟廟之適廢

興人之相先後與碑之末皆非偶然者運判使度識其歲月故書而刻于石之末五年二月旣生魄越翼日辛巳男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澥立石

右碑左奉議郎新權發遣饒州軍事廬陵胡銓撰文作于紹興三十二年越五十年忠簡之子澥始得囑正奉大夫叅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明樓鑰正書刻石記云和國張公謂張浚也辛楣先生云周禮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注故書實柴爲賓柴此碑正作賓从古文也忠簡子澥爲江東轉運判官本傳失載其名

建康府溧水縣重修正顯廟記

溧水東門之側有廟曰正顯蓋城隍神白君祠也君諱季康唐元和間人爲官清白通濟凡作四縣令而終于溧水雖歸葬下

邇然溧民尸而祝之數百年不忘卽縣治爲祠水旱疾厲必禱焉五代亂離未有封爵皇宋一天下而茲邑望京師餘千里亦不暇上聞天子省方東南屢幸建康光暉所炤百里而近神之受職厥有顯報紹興十年故戶部侍郎李公朝正實宰溧水有祈必獲以聞於朝錫廟額曰正顯始以陰功受帝命書後進封廣惠侯緹章信珪列于五等神旣嘉享民皆具依萊蠶不訾歲得大稔鰥寡有養奸宄滅息民德之益深率以府君名其子也邑人錢芳朱并等以廟宇朽弊徧走大家傷及喜捨寸積銖累日漸月溢增新廣舊不陋不華爲外門三楹中門如之正殿三楹後寢亦如之挾以副宇繚以周廊獻殿處中露臺高峙丹青繪事興衛悲備炳煥光采標冠一時□屋五十間歲四月十有八日邑人記侯誕節競爲侯壽饒歌鼓吹旌蠶節斧森乎其前

驅僊釋威儀倡優技巧駢然而次進侯臨之如生邑人榮之竊
嘗以謂幽顯一途神人同道生而廉正歿則必僊否亦爲神積
功儲行列于上清如府君是已於少傅樂天爲叔其家法可知
也以丞相敏中爲子其義方可知也丞相出入將相垂三十年
府君在當時已贈至極品而史不書端朝浮家南來卜築溧源
起居飲食皆神之庇邑人以紀事見屬夫其可辭詞曰

於惟府君唐之良吏有德於民宜祀百世偉哉廟貌在城之東
萬石之虛千柱之宮羽衛森嚴丹青顯設緄衣鷺冕玉戚金節
侯之涖止風雨肅然顧我溧民奉祀惟虔侯之釁止笳鼓爭進
顧我溧民厘拳斯盡侯既醉止氣斯太和年豐俗樂民飽而歌
侯既歸止閭里咸仰尸而祝之家有遺像少傅之叔丞相之父
中與天子典冊斯舉在唐有聞在宋有光佑我溧民億載無疆

碑末刻刊
者潘壽隆

右碑分書在溧水左承議郎提舉兩湖路市舶王朝端
詞并書乾道元年冬十一月甲子左朝奉郎知縣事李
魚立石

晉卞公祠堂記

江寧府之天慶觀吳冶城地也有晉卞忠貞公墓在焉按公諱
壺官至尙書令右將軍蘇峻之難與其二子力戰死之諡忠貞
葬冶城後七十餘年盜發公墓尸僵如生鬚髮蒼然爪甲穿達
手背安帝賜錢十萬封之入梁復毀武帝又加修治李氏有江
南建忠貞亭於墓北穿地得碑公名存焉徐公鉞實爲之識本
朝慶曆中知府事龍圖閣直學士葉公清臣又封墓刻石表之
改亭名曰忠孝後五十年予來守是邦卽亭爲堂圖公像其中

列之祀典春秋祀焉或曰將軍死綏職也自古伏節死難之臣
衆矣何獨祀公哉予曰不然晉自渡江崎嶇百年王敦蘇峻桓
溫父子相繼稱兵內侮其弱甚矣敦峻之亂自劉隗刁協庾亮
啟之然寇至輒遁王導亦避峻出奔數人皆執政大臣或元舅
故老一時之望而倉卒之際委主于賊苟求自全況其下者哉
此無他自西晉以來清談盛而節義廢故學士大夫不以苟免
爲恥公於是時獨能見危授命破國爲家其過人遠矣矧公剛
烈鯁直見于平生王導貴重雖天子猶卑下之而公數攻其失
可謂柔不茹剛不吐者矣至於當官幹實以矯革放誕敦崇名
檢爲任其志豈苟阿時好以取容流俗者哉及亮之召峻舉朝
知其不可而莫敢正言公獨固爭不從卒蹈其禍蓋其始終大
節如此異夫匹夫之勇効死于一旦者矣雖更萬世問其風者

猶將感激奮厲想見其爲人況神靈所依拱木猶在祠之所以
慰忠魂於地下興節義於衰俗豈苟然哉在禮以死勤事則祀
之歷代之制賢臣之墓芻牧有禁維公所立實應二法況乎遠
論隨會見思九原近稽遠巡血食雙廟則公之得祀夫何歉歟
堂成賓屬曰願有識子不得辭乃併著所以祀公之意使來者
有考云

曲阜文昭公以元祐八年自彭城鎮建業明年移河間經建炎
兵火記□□失之見於廟壁後七十有六年得番陽章甫隸移
之石

乾道四年三月壬申左朝散郎直顯謨閣權發遣江南東路計
度轉運副使公事兼水路勸農使趙彥端左朝請郎尙書戶部
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葉衡左

朝奉郎充集英殿修撰知建康府事充江南東路安撫使馬步軍都總管兼行宮留守司公事兼沿江水軍制置使史正志立石

卞忠貞墓在冶城之西曾文昭公因墓剏祠初以嵇紹配食陸放翁謂紹死惠帝時在卞公前而以配食非也遂罷嵇祀祠堂記署云左朝請大夫寶文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曾肇撰曾公爲侍從四十年嘗諷上選忠信之士寘諸近班以叅謀議備顧問至貴近惡其語公之所以特立此祠者實欲正人心勵風俗其志豈在奏毀淫祠下哉

李仲春題名

今率掠到鳳城崇禮兩各社人戶淨財重新建立石闕梟并鐫

刻門神二位今已圓備所集善利乞保各社捨財人戶人牛平
善永充供養右伏乞聖聰俯賜照鑒皆淳熙改元歲次甲午正
月望日都會首李仲春題

右題名在上元通濟門外廣惠廟石門之上甲云都會
首亦猶漢唐人稱都會長都維那也

瞻園普生泉石欄題字

普生泉淳熙丙午邵永堅建

右泉在江寧藩署盛仲交金陵泉品未收俗傳徐達女
妙錦不受文皇聘投此井死因封閉故久無汲者戊戌
夏秦淮斷流而此井不涸偶與辛楣先生言及先生過
訪陶梅軒方伯揭其題字爲文以記云藩署瞻園有古
井石欄隸書十一字曰普生泉淳熙丙午邵永堅建按

宋孝宗在位二十七年改元者三隆興二乾道九淳熙
十六丙午爲十三年到於今春秋將六百矣滄桑陵谷
幾經變遷而此井獨存改邑不改井豈不信哉顧舊井
地偏幾嗟无禽今夏缺雨方汲之以灌花供饗解不食
之嘲獲受福之吉所謂養而不窮者也因揭其書裝潢
成冊將以徵詩歌焉并數言記之噫勞民勸相井之功
也短絆汲深政之拙也居斯署對斯井尙其鑒諸未幾
方伯以事去官胥吏以爲井崇仍請封閉其實非也按
劉純之存徵續錄云徐中山王季女妙錦端靜有識長
姊仁孝皇后次姊代王妃妹安王妃洪武末諸藩不靖
代王被逮妙錦感悟誓不適人親王求婚皆拒絕之仁
孝崩文皇聞其賢欲聘爲后命內使女官往諭旨妙錦

稱病不出女官直抵榻前不得已乃徐起曰吾無婦容
不足備六宮之選內使歸妙錦卽削髮爲尼文皇間之
竟虛中宮不復冊立洪熙改元乃返初服宣德初仁廟
張太后自入東宮時聞其高潔心加敬慕乃徵入朝旣
敘戚里恩自稱徐達第三女肅拜端凝不失跬步太后
以下皆尊敬之隨遣內使護歸正統中卒附葬鍾山先
塋之次據此安得有投井之事乎俗語不實流爲丹青
因詳書其事以示攷古者

小倉山下井銘

鑿竅山足其泉如玉匪江斯流泄寶幽谷利物咸藏天機感觸
泥滓之腸以浣以沃

右井在上元小倉山下銘刻行書大宋嘉泰三年五月

十八日管諸軍都壕事官將□□監造觀家歸求草堂
去此山不及三里其間有城市山林之趣恒與孟貞弟
月一至焉往返多年不知大道之側有此刻石予集金
石雖遠在百里之外自謂無有遺漏惟此得之獨後始
知古跡之蔽于耳目之前者蓋不少也

白雲崇福觀記

句曲江左名山洞天福地以茅君隱而仙是稱茅山有積金峯
當西一面積金之支右轉而特起者白雲之峯也道俗相傳嘗
見其草木後凋烟霞在望然東西兩山靈宮閭宇各異所宜茲
曠弗卜顧有待耶紹興中華陽道士王景輝披榛棘鑿岩厓室
于峯之下俄以行志修潔間乃卽其居錫崇福觀額暨白金莊
田饒益之俾展其成於是甃壇場班像設有門鼎峙有亭翬飛

堂皇深密廊廡袤延重樓傑閣雲層巍峩前闕端達松杉行列
如蓋如幃有赤山湖軒豁面勢崇岡秀巒左顧右揖鬱鬱杳杳
暎帶清深而居而游如脫紛拏如蹈仙墟中間方壺丈室上親
洒翰揭以虛靜與夫紹興以來四朝錫予寶鎮泉石人閒世事
待有大福德力作興風雲會合殊勝然後底乃績令其徒居之
思有以稱亦反其初而已大林邱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弗勝
然而道者托焉昔之爲道術者棄絕乎名勢利欲精專乎身心
性命唯忠入焉不深且密也待其行成一朝蛻去人方競競然
持其所棄迹其所蛻以幘幘其隱約鼓鍾其沈潛影響其清風
素節而冀得其人如初乃亦甘心焉拳其養尸其居美其衣食
寢處如世俗轉復爲名勢利欲所愚而道術安在是山不特茅
隱二許楊陶之遺地不改址往往蓬戶桑樞霞殯柏食托於人

之所不堪願自有丹臺絳宮抱玉懷珠在開白雲者必不專以
外境遺子孫也谿之從子埏往來山中人境俱熟道士周復觀
京溫高弟求記其師之功緒甚力乃俾埏序次其見聞因附見
吾說觀復特歸告語其徒庶有警焉以復其初嘉定四年九月
望日記

右碑行書徽猷閣學士正議大夫提舉佑神觀兼太子
詹事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戴谿撰朝奉郎守起居
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兼侍講黃中書
正奉大夫守吏部尚書兼修國史兼實錄院修撰兼太
子詹事會換篆額在茅山白雲觀

三宿巖題名三則

嘉定丁丑中春厲元範行書

丁丑重陽前口日趙伯林張元瑞宋可行行書

重陽後三日堅濯浚行書

江寧儀鳳門外有巨石舊爲江濤激盪衝啗嵌空虞允
文出師賊舟三宿于此因此得名相傳有宋人題名曩
與友人孫廷松徘徊其下遍訪不得後乃于幽闇石窟
中見此三則爲之狂喜手拓以歸今巖去江許不啻四
五里因江邊沙壅爲洲漸成平陸非復當時之舊可以
維舟已

方山上定林寺之記

古者四民各有所居故居士於學居農於田居工於肆居商於
市是時釋老二氏未興其奚居此王政之所必無也逮漢之東
始居僧于寺歷代相因訖于今釋教之盛極矣凡城郭山林寺

之占勝者多而其徒之居山尤爲人所重豈不以是道之妙非
求於寂寞之濱則不可得苟其徒不以精勤枯淡爲心亦必不
能久安於此其取重以是乎方山上定林寺蓋卽山而居者也
當乾道末年有秦高僧善鑑始來是山結廬行道未幾遠近慕
施者踵至于是率其徒疏泉蒔松徙石開塗土木之工次第而
舉無何有殿以奉佛有堂以會法有室以安衆以至門廡庖湑
莫不畢具方其事之權輿也卽詣府請移鍾山梁朝廢寺上定
林額於此其地故有山川登臨之美爲荆榛所蔽爲狐狸所啗
爲樵夫牧子所過而不睨不知幾年一旦雪脊朱甍隱然出於
煙霏空翠間號清淨伽藍信其地有待歟鑑尋示滅其弟子義
瓊主之已而今義戒代焉繇薦得人閭三十稔隄瀕河之田而
歲有計建轉輸之藏而日有資此其師疇昔之志卒待瓊戒而

後成其勤至矣泊坡領事猶以身先人蓋思備其所闕壯其所
居以稱其山之高且大也駭駭乎與諸雄剎亢一日踵僕門告
曰寺之成已久曾無紀述惟累世經營之難恐寢就曖昧子與
我善且習知其詳盍記之僕固辭不獲則爲敘其本末又從而
爲之說釋氏以寂滅爲宗以苦空爲行以慈悲爲願以遠去塵
囂爲高從上諸祖師以是道密相付屬故其建立往往壯巖谷
荒寒之境疑若過清難居而必棲其徒于此者蓋使其朝夕所
接不見異物無害於心惟佛法是求如此則於一切經行坐臥
去處覺水鳥風林無非宣揚第一義諦惟恐山之不深林之不
密此所以爲真實堅固不可退轉也歟今定林爲寺誠得其所
而鑑之遺範所謂向鑠頭邊取人者耶

碑末刻住山
義城立石

右碑行書在本寺免解進士建康府校正書籍朱舜庸

撰迪功郎新平江府錄事叅軍秦鑄書從政郎辟差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准備差遣危和篆額嘉定十三年正月立按舜庸江寧人積金陵事實二十年慶元六年留守吳琚得其編成建康續志其文傳于今者僅見此篇春容大雅可以窺見一斑矣

重建康府教授西廳記

余同年進士諸王宮教授四明范君之子光分教金陵貽書於余曰金陵學宮舊唯一員今西廳是也紹興初留守尚書石林葉公以行都請增置故東西對立西廳歲月最久棟宇寢壞殆不可居光到官之初懷一日必葺之念而未敢及其私既七月學政粗舉始請於郡留守侍郎隆興李公慨然興念捐金與財委吏督工撤而新之其規摹位置受成于光而財物出入則有

司存經始於嘉定十四年十月之庚午落成于十二月之丙寅
舊門由學宮以出今易而南面直秦淮橫挹鍾阜朝夕縱覽心
目開明亦足自壯幸爲我記之余辭不獲命因廣其意以復之
曰天下之理內外本末初無二致君子居室一日必葺亦猶吾
身心不可須臾不加省察而使各循乎理也故積基而堂架梁
負棟室奧深嚴門戶無壅君子之居也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望
之儼然卽之也溫君子之容也如鏡之明如水之定泛應縱橫
無適非正君子之心也自內以及外由末以求本豈容易觀哉
子之學旣得于家傳又能從先生長者遊其必有見乎此想其
橫經退食招諸生登斯堂燕私從容凡心目所寓亦必講明乎
此不然則一室之安一身之便耳豈子之志哉

右碑行書朝散大夫起居舍人兼國史院編修官兼實

錄院檢校官鄭自誠撰并書宣義郎充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公事趙興勤篆額嘉定十六年正月立在縣學大成殿之左碑云請于隆興李公者李大東也按景定建康志云天聖間建學置教授一員紹興九年因左丞葉石林奏照西京例增置一員分東西廳東廳在學之左西廳在學之右有淳熙四年張汝楫所撰總題名記今莫知所在矣宋史職官志但載列郡各置教官而京學教官有二員略之不及亦其疎也

建藏經記

勅額治平其來遠矣因初師登履跡之地故後人營環堵之宮左眷金陵傍鎮驛道祝龍救旱靈感六朝蓋古石書有可考焉自嘉定之己卯有檀越李子清者此寺不二里占籍寺東古彭

城上園也每出郊行不厭入寺家世潤屋不慕經營見聞慈善

雅所敬重其先捐錢披剃本寺之僧曰一十有餘人

自注法超
法起法圓

寶海寶
江善慶

而他刹又有公之施者多不此紀也與夫築梁通津微

恩消惠未易稱許忽一日入山修設與族弟釋法超從容話次

乃曰此山僧衆足矣但延登禪衲歲無生計可供齋廚不若闢

堂左隙地而建藏輪焉姑欲寡助常住不亦可乎況木植合用

吾廬有之旣而諾請僧員法超法起爲之幹造次以命工計慮

獨起巨誠鼎新創造天宮法輪寶殿一所及下彫鑿像儀母容

哀外工更飾藏輪佛金一面其興事傭工愈多愈費隨胥隨有

略不憚煩纔僅越期之月已慶落成之舉如土石竹木之工計

者奚翅十萬以貲糧縉弗乏計者奚翅一萬而寺無毫髮之補

彼亦奚慮及耶不虞幹造二釋殿成七八相繼圓寂悉以藏事

委于寶華者而寶華雖不能任得代師之衣鉢不容辭焉善哉
且人之一發慈言則千里福應況李君建佛塔廟者乎其功德
爲何如念惟月沒歲深日喪時異謹刊諸石永爲善信之士之
規鑒云時鉅宋癸未嘉定十六年七月十五日攝藏事寶華記
碑未刻時衆徒弟普寧志立善達法誠法圓
寶海寶江都勸緣住持釋善亮刊者邢思志

藏經碑末題名

建康府永福寺尼僧了悅捨錢裝藏一面追薦祖先超昇佛界
立記同年

戊戌冬錢詹事竹汀先生約觀偕行東郭作尋碑野寺
之遊山通濟門由田間小道行二十餘里達祈澤寺寺
東有靈澤夫人祠紹興二年牒砌于門首入門有方池
甃以石級泉自口出水味清冽在金沙玉兔之上少憩

入寺于向知寺中碑碣外又見嘉定十七年七月十五日僧寶華撰建藏經記又元捨田記二碑讀竟登山山形聳秀煙接雲垂上名翻經坪可西望城市東挹淳化關南眺天印絳霞諸山同眺移時而返是日從遊者願以忠張珠談粹十月六日嚴觀記

句容縣五瑞之碑

特秀之芝兩歧之麥同木之竹並蒂之瓜蓮有一于此足爲上瑞況五者來備乎然則邑大夫與其同僚所以召和迎祥者亦必有道矣紹定己丑寒食日漫塘史劉宰

寶慶丙戌邗城張君侃來宰斯邑越兩歲而五瑞集焉士民歌誦盈耳蓋自有不能已者漫堂聘君劉先生言語妙天下平昔不輕許可其歸美于感召之所自者信矣山陰王令君亦有君

語暨諸賢序贊連篇累牘未易悉紀大夫初不自矜至有謝同僚之詩曰賡喜聯官忘爾汝故念元化奪胚胎及惠邑士之詩又曰山川清美天下稀五瑞同時盡紀碑碑上只言人物盛若言德政愧無之吁大夫其謙矣哉是歲五月既望免解進士充縣學學長江千里謹書

碑末刻句
曲司成刊

右跋正書按張侶稱句容名宦紹定元年開放生池是年有五瑞之異邑民仿漢仇靖頌武都太守李翕例圖狀刻石以紀瑞應劉江二跋刻于其下碑在學宮內讀侶惠邑士之詩歎其有循聲異績而不矜不伐誠人之所難能也

顯應閣記

咸淳二年余叨恩來試茲邑是歲之夏霖雨連月漲潦爲沴縣

官徧走羣祀無虛日而未應也余乃袖手叩顯德公之祠躬致其慳未幾陰氣倏解晴曦在天裴邊犢外始有生意旣而彌月不雨民又以爲憂余復款謁邀惠是夕大雨三日乃止槁者興秀者實迄用康年嗣是歲仍大和五穀胥熟邑人感神之貺相與捐力度材卽廟之東偏有崇崗創傑閣數月而後訖工美哉輪奐斯翼斯飛士民造吾而請曰白君昔爲邑長於斯歿而廟食於茲土自唐至今餘數百載我民凡有所求必禱焉禱之未嘗不吾應是以事之惟恐其不至也今祠宇亦旣孔曼且碩顧茲隙地尙可營創於是爲閣三間以爲出遊來歸之所扁之曰顯應閣表章所以神之靈也願得一言紀其事公其無懈於戲神以丞相敏中爲之子以太傅香山爲之姪生能澤其民死能福之久而弗墜以有封爵若舊記實錄之所稱述與夫累朝詔

詞之所褒嘉者可攷而知民之於神焄蒿悽愴以極其思蕩丹
蕉黃以致其敬猶以爲未足也乃建是閣揭是扁庸侈後觀可
謂無怠於報事而欽於世世者矣抑余因思始至之歲爲民禱
晴而晴禱雨而雨其應捷於影響非聰明正直闔闢造化能如
是乎然則神之應應之顯蓋可類推是名也信有以稱其實矣
遂書以遺邑人俾刻之石

右碑正書周成之撰咸淳二年立在溧水

白乳泉

試茶亭

右題字在棲霞千佛嶺下江太守恂稱其筆力遒勁直
婉漢人雖未署書者姓名及刻時歲月周應合已採入
建康志因錄于此